

# 跃进图

YUE JIN TU

韩映山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4462

821  
4462

# 跃进图

韩映山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書收集了描写农村生活的十八篇作品。其中除一部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<sup>外</sup>，其他都是歌颂人民公社化优越性、歌颂爱社如家的新人新事和新的道德品质的。作者以清新、朴素的笔调刻划出一些老年、妇女、儿童的动人形象。反映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所引起的深刻变化，和大跃进以来农村中出现的降龙伏虎、气吞山河的革命干劲。

## 躍 进 图

· 韓映山 著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郑州道6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7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7/8 字数 71,000

·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8,000

---

統一書號：10151·190

定 价：0.35 元

CAB34/12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清晨.....     | (1)  |
| 吃大魚.....    | (5)  |
| 屈福常.....    | (10) |
| 爐火冲天.....   | (16) |
| 躍進圖.....    | (23) |
| 躍進中的节日..... | (29) |
| 歌声四起.....   | (40) |
| 录音記.....    | (51) |
| 初識入儿.....   | (60) |
| 在河坡上.....   | (67) |
| 撈魚.....     | (74) |
| 金黃的秋天.....  | (81) |
| 小門樓.....    | (85)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蘭燕娘.....     | (91)  |
| 雁.....       | (95)  |
| 訪友記 .....    | (100) |
| 布谷鳥的叫声 ..... | (107) |
| 紅英 .....     | (111) |
| 后記 .....     | (119) |

## 清 晨

幸福院的老禾大爷，看着窗紙剛剛發白，就悄悄地坐起来。秋天黎明的凉气，从窗子上透进来，他連忙披上衣裳，一个人走出西屋；这时，恰巧从东屋里也出来一位老人。

“老孝呀？”老禾大爷小声地問，“我一猜就是你，你干嘛又起这么早？”

“可是，你干嘛也起这么早呢？”老孝也小声地反問。

兩人都沒回答，只是默默的笑了笑，一人到南屋背起粪筐，一人到北屋拿起小鋤。

他們一前一后，看着發白的路，慢慢地走出大門。

“我想围着村子看看，捎着拾筐粪。”走在前边的老禾大爷說，“这两天，王支書总不叫出門儿，叫咱迎接客人。誰知道，这两天村子变成什么样儿了！”

“我还是想鋤鋤咱那小菜园去，社主任总不讓咱干活儿，你知道，我呆着渾身难受啊！听说一会儿客人还来那

“么多，我想抽早晨这一点空儿干干活儿！”老孝大爷說，“到小菜园，咱俩能走一条路，正好过一塊玉米丰产田，光听見說，一亩要打几千斤，可是还没見過！”

走出村子，天就渐渐亮了，东方升起一片紅色的云，渐渐扩散开去。

老禾大爷的背有点駝了，鬚髮斑白，臉頰紫紅；老孝大爷却是个白鬚子老人，他那鬚子长到胸前，被晨風随意吹动。

“前两天这馬路还没这么平坦呢！”

“再过兩天，就修成洋灰的了！”看来老孝大爷要比老禾大爷多知道些新聞，“前两天通村汽車还是一輛呢，今天可就三輛啦！你别光說前两天，前两天幼儿园有这个嘛。”老孝大爷一指前边一片树林子。那儿正是幼儿园的公园（也叫游艺場），一片葱綠的楊树下，新修起了紅色的滑梯，綠色的压板，秋千……

“那天我孙子領我来看的时候，还什么也沒有，就是一片空地，只不过扫得挺干净！”

兩人又往前走，老禾大爷忽然停住，听了听，問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，隆隆的？”

“这就是那电磨响啦！咱們每天吃的，再不是小土磨磨啦！如今是面粉什么厂……”

“面粉加工厂。这你就不如我了，我倒記住这个詞儿啦！”老禾大爷搶着說：“可什么时候安上的？”

“昨天就安上了，白天磨面，晚上發電，要不昨天晚



上电灯就亮了！”老孝大爷越谈越兴奋了，声音也越来越大，“前边一滩牛粪，你那眼还不如我呢！那是多大的一滩！”

老禾拾了那粪说：“我这眼是自小给地主赶车熬坏的。如今叫咱公社的医疗所治的好点了；可就是看报什么的还不太清楚。要不，你怎么会比我多知道这么些事儿呢？菜园子快到了吧！嘿！这儿又一滩粪。这准是夜里帮西柳村盖房，过大车拉的。”

“前头过了那食堂的房子，再过了‘衡星猪圈’，‘火箭羊圈’就是玉米丰产地了。我也得那么走。”

“这些个，我都看过，我就是没见过那大棒子什么样儿。”

“听说那‘母子玉米’，一棵上能长三十三个大棒子。”

两人加快了脚步，不一会就到了玉米丰产地。嘿！一进了地，就像进了小树林子似的，那棒子穗儿，得仰着脖子才能看见，那油绿肥厚的叶子和粗壮的枝干上，还绑着好多小红旗儿。老禾大爷和老孝大爷一同数起棒子的个数来：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过一会，两人一碰数，同时把手指头伸了兩伸，点点头，咂咂嘴，正是三十三个。

这时，村子上空忽然传来一阵号声：嘀嗒！嘀嗒！嘀嗒……田野上的大軍出动了。歌声也唱起来。

“人们今天要干嘛呀？”老禾问：“干嘛都成群结队的跑这么快？”

“连这你都不知道吗？”老孝兴奋得喊起来，“这是

咱村煉鐵大隊出動啦！你往遠處看，那一座座的小塔，那都是小高爐哇！”

“知道了！知道了！”老禾急忙攔住，好像不願把所有的新事兒都讓別人說完似的，“昨天夜里，我睡醒了一覺，看見窗紙上紅通通的，心想哪里着了火，我還納悶兒呢！今天你一說，我才明白，那正是出鐵的爐火照的，滿世界都亮了！哈哈！”老人眼里流出高興的淚花兒，“今天夜里，我非出來看看不行！”

“我也來看看！”老孝湊近老禾耳邊，小聲說：“咱倆悄悄的，誰也別叫人知道；叫他們知道了，就來不成啦！什麼怕咱睡不好呀！怕咱着涼呀！咱多會那麼嬌嫩過，我們身子股兒還硬朗着呢！”

老禾點點頭，微笑着說：“保守秘密！”

東方，冒出一個光輝奪目的大紅太陽，涼爽的晨風輕輕吹起來。兩位老人，繼續向前邊走，繼續談論着……。

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于徐水

## 吃大魚

### 吃大魚

傍黑，村子里的炊烟升騰着，弥漫着，像是在下霧。風从白洋淀里吹来，有一股冰上的清凉气味。但是細細一聞，就会聞到一种嫩魚的香味；几只饑猫在小胡同里乱串，一会跑跳在牆上或是房上，嗷嗷地叫。

打了一天魚的黑紅黑紅的小伙子們会知道：今天的晚飯是多么丰盛，那条“大猴魚”足有五十多斤重，用来改善社員們的生活将是很理想的。

魚是由村中著名的大師傅于六做的。做好了，各組分头打回去吃。敬老院的老人吃的魚和飯，将比一般社員的火候更大更軟和些，你看老人們吃的多么高兴，一边吃，一边大声小話地說笑着：

“嘿！大魚真有个大魚的滋味啊！”

“哎，也在大師傅做，一样的东西叫我做，我也做不好吃。”

“这样的大魚，从我記事起，咱白洋淀里只出过三

条。”洪大爷放高嗓音说，“头一条，是民国八年，我还年轻，我在淀里打鱼，看见黑乎乎的露着个大脊梁背，我的心一跳，好家伙！这真是鱼精啊！一高兴，就把网撒下去。”洪大爷的老伴洪老奶奶截住说：“快别说了！不知给我说过多少回了，快吃吧！”没听到这故事的人却说：

“你叫他说吧！别扫了兴，快说下去。”

“我愿意说。”洪大爷又说了，“当时我把网撒下去，倒扣了个准，你猜怎么，等我往回一拉网，只听‘吃啦’一声，那鱼就像老太太扯糟布一样，把网给撕破，鱼跑了。打鱼的人都有这经验：鱼越大，越喜欢在大流里游；我撑着小船顺着流跟下去。果然，不一会，这家伙又冒上个大黑脊梁背子。这回我把鱼叉拿在手，心说：上回忘了这一手，这回可该使这一着儿了，我照准鱼头，刷的，鱼叉就飞了过去。”

“这一下准逮住了，谁不知洪大叔是有名的‘神叉手’——百发百中。”旁边一个年轻点的老头插了一句。

“又是叉住了。”洪大爷笑了笑，“可是鱼太大呀，那么大个叉，它带着能跑。这时，我心想：反正你跑也跑不多远了。我就摇着船跟着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洪大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眉头皱起来，叹了口气，“以后的事情就没意思啦！”以前听他说过这故事的人知道：以后那鱼带着叉跑到一个苇塘里没劲儿了，正赶上同口陈家大地主的人们在那里割苇子，见了这大鱼，就跳下几个人擒了去。为这事，洪大爷气的得了场病。今天大爷说到这里，既然不

願說了，大伙也就說：“再說說第二條大魚吧！”

“叫他快吃，我說說吧！”洪大奶奶心疼老头子吃涼了，“是‘土改’那年秋天，大魚是我大小子双套逮住的，我正在河沿上幫着他拾魚呢，聽見‘嘆嗟’一聲，俺双套跳下河連網帶魚就給摟住了，就沒容它跑。就在那天黑价，俺媳婦生了个大胖小子。要不，那孩子就叫大魚呀！那是我給俺孙子起的名。”大奶奶笑了，人們也笑了，“那一年收成頂好，村西滿洼的稻子全收了，家家吃大米飯，天天吃喂！咱白洋淀是‘魚米之鄉，日進斗金’呢！”

“叫你這一說，也在理兒，今年咱又是個丰收年，果然又出了這大魚，哈哈！”一個沒牙的老頭逗趣的說着，夾了一口脊梁背上的肉，一高興數了個歌兒：“‘鯽魚背，鯉魚頭，鮎魚尾巴一兜油’。這猴魚的背也挺香呢！庆丰收正好吃它。”

“不光是庆丰收，”洪大爷也高兴起来，“还是为庆咱成立了人民公社呢！”

“对！說近点，为庆咱入了敬老院呢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### 炕 燒 熱 了

屋子里欢騰起来，老人們吃魚越吃越香。这时洪大爷忽然想起大家的炕今天還沒燒，“腊七腊八冻死一家”，今天可是个冷天。他为了叫大伙吃个痛快，自己想悄悄把所有的炕都燒熱了，免得一会大伙睡凉炕。他假裝解手，

就走出了飯堂。可是这軒却瞞不了他老伴，老伴知道他吃飯时从来不解手的，一定有什么鬼名堂，于是也悄悄地跟了出来。

走进了宿舍，一摸炕是热的，一看炕灶門，还有火呢，这是誰給燒的呢！

“是你燒的嗎？”他問老伴。

“是你燒的嗎？”她問老头。

兩位老人会心一笑，又走进另一个宿舍：“呀！这个炕也燒热了。”他們有点納悶，最后走到屋里——这是他們老兩口子的住屋。一掀門帘，噢！黑影里，正有一个人蹲在炕灶門拿棍子往里攪爛柴禾呢！这是誰呢？

原来是大師傅于六。

“你給俺們燒的炕？”

“嘿！是我，没什么——大伙都吃好啦！”于六挤挤，幼时給地主燒火做飯熏紅了的眼睛，笑了。

“你怎么也管起燒炕来了，你这孩子。”大奶奶給这个四十多岁的人，叫起孩子来了。

“嘿嘿！没什么，我是听听大伙对做的飯有什么意見来啦，可走到外屋，人們正談的高兴，我想一高兴准忘了燒炕，我就……嘿嘿！没什么。今儿格天气太冷，常說：‘炕热屋子暖’呢！老人們睡个热炕，頂舒坦了！”

“你这孩子心地太好啦！”洪大奶奶上前拍着大師傅的肩膀，“你做的飯，怎么就那么合口味呀！孩子，也得結記点自个儿的身子骨儿啊！你一天刷鍋洗碗，挑水、合面，

就够累的啦！”

“没什么！嘿嘿！”于六只是笑，像个大姑娘似的腼腆起来，“没什么，不累，不累。”

他們說着話，洪大谷又悄悄地走出来，到了飯堂，把这事給敬老院所有的老人們一說。大家都感动的眼里含了泪花，心里覺着吃下的飯菜越香起来了。

写于一九五九年一月

## 屈 福 常

那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，瘦长的身形，背有点驼；脸上皱纹很多，但那一双深陷进去的眼睛，还是很精神，说话时嘴角上常带着点笑纹。

秋收之前，正是保管员最忙碌的日子；尤其今年是公社第一个丰收，要添制许多农具，置买一些绳筐筐席，杈耙扫帚。屈福常老汉一天忙里忙外，清扫完了囤底儿又去夹篱笆；就是有点空儿，还帮饲养员喂牲口、挑水、铡草、添料……他对牲口非常爱护，常常抚摸着那头小灰驴跟人们说：

“这就是那‘三条驴腿’，二十三户贫农办社时候的宝贝；看见它，就想起当年了。想起当年那穷苦的日子，觉到如今的富裕生活，来之不易，我们应该好好爱护和保管社里的财产。”

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，从他入社以来，一直就把社看成是自己的家。那时候他还没当保管员，有一年秋末乌云满天，忽然下起大雨来，社员们从地里往家跑，个个淋得



精湿，天气又冷，人們都赶紧回家換衣裳去了；屈福常老汉忽然想起社里的羊棚子还没抹好，羊圈准得存了水；他跑去一看，果然，圈里已有了腿肚深的水，羊都挤在一起，不能臥下。他想，社里除了那‘三条驢腿’，就只有这群羊了。他找来一个破盆，不顧寒冷劳累，嘩嘩的淘起水来。正淘着，社主任王国藩也跑来了，兩個人一起把水淘完。

当时国藩深受感动，觉得社里正需要这样一个人，一个爱社如家大公无私的人。

不久，他就被选为保管員了。

当了保管員之后，他更感到責任的重大了！他常常说：“好家伙，这么大的家，全庄乡亲們的财产，我要是丢掉一样权，失去一袋米，怎对得起大伙呢！”

他吃飯睡觉都結記着倉庫。事情越来越复杂起来，这个队长借绳筐，那个社員借犁耙，开始他用繩子結扣儿記，慢慢的就記不过来了。他急的头上冒出了汗，心跳的厉害，心想：“坏了！自己拉不了这个套儿啊！連一个大字也不識，怎能当保管員呢？这是人家識文断字的先生們干的。”他把这意思告訴給国藩：

“还是讓我捋鋤把吧！我駕不了这个轅！”

国藩微笑着，慢慢地說：“哈哈，大叔，你害怕困难了嗎，沒文化，学吧！天大的难事也难不住咱們。”

屈福常想：国藩一說話，就这么从容：沒文化学吧；就不想想我是什么年紀的人了。

“你不老呢，大叔。”国藩看出他的心理活动，“你